

# 春光正好游山水

■李浙平

仲春,春光正好。我随同仁28人,来到楠溪江石桅岩景区。好大块悬崖,或者叫它一座孤峰也无不妥,通体黄褐色的石桅岩,突兀在旷野上。岩下是各种树,葱葱郁郁,树叶绿褐黄红各色纷呈。毗崖有溪,溪水浅浅的,沿水流两边裸露出大片溪滩,可以想见当大雨中,这条溪应该是很宽阔的。初看石桅岩,并没有对它作船桅的联想,却是想到了北雁荡山中的夫妻峰。只是夫妻峰高耸的姿态更为壮观。我猜,最初给这座悬崖命名的,会不会是经年在溪中渡筏之人,在逆流中祈盼着“正要一帆风”呢。

看过石桅岩,我便从其对面沿溪的山径朝山里行。树高林密,把阳光遮住了一些,便不觉得热。而从林间弥漫出的湿气里,闻到了树木的清香,沁向心中,自然多了许多惬意。我一边行走在山道上,一边四顾,欲将春光下的山水美景尽收眼帘,只是不见溪水汹涌之姿。这令我想起第一次游楠溪江的情景,还是20年前的事了。那次,是因为在永嘉县参加全市物资统计会议,东道主永嘉县物资局安排与会人游一游楠溪江。那时候,景区的游人不知如今这般拥挤,在蓝天下碧溪旁,自有一种与自然相谐的心旷神怡。我正年轻,对于涉足戏水自有钟爱。脱去鞋袜,和大伙儿登上竹筏,让双脚浸入清冽的溪水中,溪水便柔柔地绕过肌肤而去。我们大声说话,看两岸黛山,景色明媚。筏行景移,收不尽大好河山多留一刻在心中。我兴致高涨,恳求船工让我过一把撑篙的瘾。船工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,将其手中的竹篙递给了我。我学着所见船工动作,也有模有样地当起船工,左右探篙入水,撑动竹筏前进。竹筏顺流而下,只见溪流汹涌,在筏头激起翻飞的白沫。我站立船



首,与坐在竹筏中段相比,区别在于可以感受水被竹筏冲开的动荡,那是一种与自然同体的快意,而两岸山色更是如梭般从眼前闪过,稍纵即逝。竹筏将至深潭区,船工收回了竹篙,极为认真地去履行他的职责了,而我也因有过这样一番经历,深感船工经年累月为生计之辛劳。而当下,卵石遍野,不见溪水泛滥,思及昔日所历,徒生憾意。

同行诸众转过几道山弯,已经将我等几人远远抛在后面,只因我贪摄所致。于是急急而追,却觉得如此匆匆地走马观花,定会不经意间错过许多美景。深入山中,溪已成潭,潭水方显绿意,由浅绿而成深绿,可见潭底渐渐深了。山崖倒映在潭水中,便在这碧水中画出许多斑驳的花样,而树影则于水中自由晃动,不知是山风戏弄所致,还是潭水荡漾而使其袅娜。有渡船来了,同行的导游询问我们,是继续登山还是乘渡船,均可到达目的地。我于登山总是畏惧力不济,而一路行来心里总惦记着玩水,便欣然回答要乘渡船。好在乘渡船的同行者也大有人在。这条渡船是铁板船,人在船

舱靠两舷而坐,比从前在竹筏上多了一种安逸,却少了许多与水亲近的自在。船工划动桨,船行于碧水,悠悠荡荡。我靠着船舷,伸手入潭水,便有一股清凉透臂直沁心脾,算是与水有了短暂的亲近。闻得崖上有呼唤,抬头遥望,几位同仁在山腰栈道上招手,遂挥手示意。这一抬头间,只见两岸耸崖对峙,蓝天却如一幅长缎铺挂在两岸之间,顿觉人在自然空阔中如蚂蚁,是微不足道的。

渡船靠了埠头,见不远处是大片枯树林。我诧异于在春天里,溪滩上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枯树。枯树的根如盘龙虬曲,树干上长满厚厚的翠绿苔藓,可以看出溪间大水时留在树干的痕迹。大部分的树干稍往上便分叉了,也有一些是独干斜立,树干上粗细不等的枝条曲曲地向四围、向上散开,远观如一幅巨大的蛛网。细察枝条,尚有一些嫩绿的小叶,这是生命勃发的气息。阳光穿过枯树林,在散乱的鹅卵石上形成交错的投影。枯树是寂寞的,而近旁的碧水亦是平静的,透出静谧的美,于我的眼中,已然是一幅美的油画了。而热闹还是因为我们的到来,同仁中的俊男靓女,欢声笑语,在此间各摆姿势,被摄下快乐的瞬间。众游之乐,乐于此乎!尽在一团和气中,让我体会着集体的和睦。

在岭上人家的一户餐馆用过简易的乡土早餐后,乘着游兴酒意,我们去看樱花。也许是过了花期,抑或是前些天下过雨,沿途我只看到些许粉色的樱花绽在枝头,而那漫舞的落英之美,却又在哪儿呢?大多数同仁翻岭去寻樱花了,我没有去。相比于欣赏樱花那短暂的归去幽情,我更喜欢凌雪的丹梅,这令我想起陆放翁《咏梅》中那段“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”可是,春光里,梅,你又在哪儿呢?却见从岭上下来女同仁,春光里,她们便是梅了。

# 疯狂的咳嗽

■金洁

咳嗽,很多人经历过。可是,对于司空见惯的咳嗽,多年来深受其苦的我,简直可以书写一部忧伤的血泪史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,初为人母的我不慎感冒,整个月子里一直在咳嗽,由此落下病根,顽固地与可恶的咳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之后,咳嗽就如一道不散的阴魂附着在我身上,只要一不小心咳起来,哪怕只是喉咙有点发痒,就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企图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,也只能是枉费心思,那咳嗽一味地拼了命似的很快发起飙来。“多朝被蛇咬”的我一刻不敢怠慢,中药,西药,国产的,进口的,外加草药或民间小单方,多管齐下,或者说病急乱投医。然而,咳嗽像铁了心似的不为所动,那些对别的咳嗽患者很管用的药到我这全部无效。可怜兮兮的我一连数天不分时间不分场合接连不断声嘶力竭地咳,直咳得耳鸣眼花脸色蜡黄,直咳得整个人再也没有一丝力气用来咳嗽,可该死的咳嗽毫不理会我的绝望,只管我行我素。

这白天的情况还不算最糟糕,到了夜里,咳嗽变本加厉,更加肆无忌惮起来。

刚躺下,喉咙就干痒难忍像有小虫在啮噬,赶紧坐起来想把堵在那儿的一口痰咳出来。一阵“殊死搏斗”后,痰还没咳出,元气已大损,想躺下稍稍蓄一蓄精力,并未便旗息鼓的咳嗽又卷土重来,才躺到一半便硬生生被逼再次坐起。就这样起来、躺下、起来、躺下,整整整宿不得消停,那声刺耳的噪音回荡在寂静的夜里,咳得死去活来的我忍不住一次次哭出了声。

有一年除夕,已经在服药的我本想熬住不去医院的,可是眼看着咳得惊天动地,只好跑去急诊。值班医生竟然被我的疯狂咳嗽吓坏了,说从医多年见过各种咳嗽,还真没见过像我这么咳的。而这样的遭遇,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,好像我一年到头吃喝长肉就是为咳嗽风暴积攒力量的。

每次遭逢疯狂咳嗽,我的情绪都很低落,甚至生无可恋。所幸在这个别人无法分担疾患的过程中,总有那么多不期而遇的温暖,减轻我身体的痛苦,带给我心灵的慰藉。

整个家族都知道我的咳嗽“惊天动地泣鬼神”,得知我咳嗽了,个个神情凝重,那份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牵挂将血浓于水的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母亲,一听说我咳嗽了,总是马不停蹄四处收集止咳

草药给我送来,或直接洗净煎好催我过去喝下。母亲还不止一次心疼而无奈地说,看我咳得这么辛苦,真希望能够把我的咳嗽转给她,让她代我受这份苦。可惜能真心代我遭罪的那个人已经离我而去。

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,即便如此深受咳嗽之苦,也从未因咳嗽而请假,然而总有可亲的同事在我心力交瘁时默默相助,也有可爱的学生因老师带病坚持上课而突然变得特别懂事,这些都是人性中多么美好而幸福的一面。

这次,我又咳上了。为了发泄心中的烦闷,我选择发朋友圈——这干咳也太折磨人了!一时间,朋友们的留言纷至沓来,除了安慰,更多的是分享各种止咳药方,简直可以集集成册叫《止咳大全》了。有的干脆第一时间提供止咳良药——闺蜜蓉丢下发烧的儿子把泰国产的五蜈蚣送到学校保安室,朋友慧把从贵州带来的止咳草药带给我,邻居茜端来一瓶精油叫我赶紧抹在脖子上说可以缓解咳嗽,学生家长霞让同城快递送来日本产龙角散。虽然众多招数对我这个“顽疾奇葩”基本没有效果,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她们的深深感激。但愿这次老天能够看在热心想朋友的份上,对我网开一面,让我尽快摆脱咳嗽魔爪……

# 偷柴

■陈孝拉

柴米油盐酱醋茶,柴居开门七件事之首,却率先被淘汰。用惯了电和煤气的人,难以想象“柴”曾经多么重要。连“米”都只有米仓,“柴”却有单独的“柴房”。

木柴为上等,城里用的大多便是木柴,古今都是如此。木柴在农村较为珍贵,通常需要持久而迅猛的火力时,才会用到。架上几瓣木柴,带棕色木质最佳,火焰会呼呼地喷着。农村用最多的是草柴,茅草最常见。柴房放不下了,就堆柴垛,几乎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柴垛,两层楼房子似的,用一捆捆干茅草堆成。对小孩来说,柴垛是温棒子的好地方,半熟的柿子塞进去,几天后会熟透。稻草是比较靠后的选择,因为火力弱,烟很多,难以点着,跟伺候大爷似的,稍微不周到就灭掉。

收割茅草是一年中盛事,热闹程度不亚于稻田里的秋收。秋天枫叶红,山坡上的茅草开始变黄,各家各户分好地,开始割。拿着镰刀,弯腰割草,你呼我应,很热闹,人们脸上是丰收的喜悦。小孩子偶尔帮忙铺开茅草,因为茅草还得晒几天,才能捆成一捆背回家,在屋边空地上堆柴垛。大多数时候,我们在山里玩,追着蚂蚱。手指头被蚂蚱腿扎破,依然乐此不疲。稍大一点,还带着铅笔和本子,在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大石头上写作业。没写几个,就开始盯着手边爬过的大黑蚂蚁看。最开心的事情是大人割草发现兔子洞。我从没见过人逮到过兔子,每次听到有洞,还是兴奋地跑过去。

大树落叶的时节,小孩子可以扎树叶去。拿根直直的粗铁丝,一头磨尖,一头弯成方便手握的扁圆。放学后到树林里去,对着地上的树叶扎。和小伙伴聊

着天,不知不觉就扎满一串。大人不在的话,算是完成任务,可以回家。有时候大人也出来,带着大麻袋。我们扎好一串树叶,撸下来装到袋子里,然后继续扎。看到掉下来的枯树枝,得赶紧捡起来,那是上好的柴火。长在树上的枝条不能折,那是树主人的。有次,一棵小树的树枝被调皮的孩子折断,我们兄弟俩刚好在旁边扎树叶。树的主人看到,过来扇了哥哥一耳光,脸都打肿了。

有段时间,要堆个柴垛成了难事,因为春夏季节茅草正生长,大队里安排人看守,不到时候不准割茅草。那段时间能赶上烧就不错了,根本来不及堆成垛子。有时候没得烧,还得问邻居家借。缺柴的人家多了,借柴越来越难。没柴就会断炊,怎么办?去山上偷。我没有经历过偷柴,却知道母亲有时候会去。邻居的婶婶、阿婆来我家,说山上的人去吃饭了,赶紧去偷点柴。然后母亲叫我哥俩在家好好待着,她去了就回,给我们摘野果子吃。偷柴看运气,运气好,能挑着一小担子回来。运气不好,空手而归。但只要没被抓,就觉得开心。

哥哥跟着去过一次,回来说了很久。小孩子帮不上太多忙,在不远处盯着,看到有人来就喊。那次被发现了,母亲带着哥哥沿着一阶阶梯田跳。母亲说哥哥跳得比她还快,很快就逃掉了,没被抓住。

偷柴的日子,持续了好几年才逐渐淡下来。很多人去外地做生意,村里人少了,需要的柴火自然越来越少,长在山上的茅草慢慢多起来。再加上煤气逐渐普及,山上的茅草不仅没人割,有些地方连路都被遮住,还是没人割草。除了上年纪的老人,少有人堆柴垛了。

经过杂草丛生的山路,看着一人多高的茅草,才会想起那段时光,觉得不可思议。

# 在工作中感受乐趣

■刘海彬

作为一公司的人事主管,每年开工是最忙的,不仅要负责招聘,而且要建立员工档案,有些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见了身份证号码就头疼,但我却能感受到乐趣。

无意间输入到名为“杨过”的身份证,瞬间兴奋起来。“杨过呀,杨过。想当年,只因为崇拜你这个大英雄,为了看看有关你的电视剧,我是逃了多少晚自习!”我感叹道。此员工是一名95后,他可能不知“杨过”何许人也,但我估计他的父亲一定是位金庸迷,好想有一天问他个明白。

一天下班,无意间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,我急忙上去问他,正如我预料。“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庸迷,凡是金庸写的小说基本都读过,有关的电影、电视剧都看过,父亲把我取名杨过,希望我与他一样有所担当,可惜,我比他差十万八千里。”杨过说道。哈哈,一阵开怀笑声响彻天空。

正当我有些疲倦时,一个“霸气”的名字又出现了,让我精神抖擞。名为“李先念”,甚为惊讶。此人的名字竟和国家领导人同名。仔细看一下他的身份证,来自贵州的大山深处,1979年出生。

他乡遇故人,是我最开心的一件

事。认识她也是从输入姓名开始的。名为“易引弟”。觉得这名字也挺有意思。从字面上来说,应是一位男士,可偏偏是一位女的,仔细一看,竟然是我的老乡,还是来自我曾经工作过的乡镇。于是,我打电话叫她来我办公室坐坐。

见到老乡格外高兴。我曾在她所在的乡镇教过几年书,可惜有近二十年没回那学校了,我通过她了解了学校及一些同事的近况,她对我讲起了名字的由来。她有两个姐姐,生第三个还是女孩,父亲盼着下一个是男孩,所以,将她取名“引弟”——希望引一个弟弟来。结果,如父母所愿,生第四个时,果真是一个弟弟。

名字只是一个代号,可办理越多,我发现越来越有趣,“何红燕”竟然是一个十足的男子汉,一个车间有两个“杨勇”、车间管理为了区分他们,来自贵州直呼“杨贵勇”,来自四川的叫他“杨川勇”。想想,也挺逗的。

其实,我的名字也有趣,我所认识的“海彬(滨)”就有三个,只不过姓氏不同,经常开会聚在一起,见面我就会开玩笑的说:“海彬向海滨问好!”引得现场很开心。

“只有热爱这份工作,才能找到工作的乐趣,只有用心投入到工作中,才能把工作做好”。我一直这么认为。

瑞城美食情报尽在瑞安日报——

志哥搜店

吾日三省吾身

吃什么? 上哪吃? 怎么吃?

扫一扫 不迷路